意他人的感受和评

判的,因为根本没

人的明星, 也不是

即便是光彩照

人注意你。

有个老邻居,他的儿子毕业于国内一所名牌大

, 后来又远渡重洋到英国读研, 老邻居是个虚荣心

极强的人,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他的儿子有多优秀,

我们彼此多年未见,自然会互问起儿女的情况,他便 借机向我炫耀了一番。几天后,在街头再次巧遇,老

邻居的话题仍离不开他那优秀的儿子,但我印象中已

记不起这档子事,他对我的反应颇感不快,悻悻离 去。老邻居可能没想明白一个道理:普通人是不必在

时时都能受人关注的。有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家里

几十号人,每次吃饭大餐厅总是济济一堂,有次他想跟

幸福在于遗忘

夜光杯

新民晚報

在法国旅行的时候, 我身上总备有 名片。那不是交换用的,而是买门票用

每次面对景点的售票员, 我总是先 递上名片——记得英文那面朝上, 然后 是照例的询问:

"我是教师。门票可以打折吗?"

第一句我努力用法语说,以示对优 雅的法兰西语言(其实是拉丁语的败家 子) 的尊重; 第二句以下随便用什么语 说,只要能让他们明白我的意思(是的, 随便什么语! 我曾遇到过汉语说得很溜的售票员)。

初次试水是在尚博尔城堡, 那次完全是异想天 开,不过是想开个玩笑。不料售票员"卖蛋母"(女 士) 一脸严肃, 细细地研究过我的名片后, 竟然爽快

地回答"唯"(行)!

其实法国景点的门票一般都有打折条款,但具体 适用条件却模糊得很,解释权完全在售票员手里。售 票员各式各样,有"卖蛋母"有"卖靴"(男士),或年老 或年轻,时胖时瘦,白的黑的黄的,懂英语的不懂英 语的……听到我的询问,开头的反应都差不多,先是 一愣, 然后开始研究我的名片……然而后面的判决就 各不相同了,就像形形色色风味各异的奶酪。

'教师?专业人员?可以打折!"

- "打折?不,你甚至可以免费!"
- "只有法国的教师才可以打折!"
- "我们这里连总统也不能打折!"

每个判决下达之前,结果全然无法逆料,我只能 惴惴等待,看这次运气如何。我仿佛觉得,每个景点 的售票窗口后面,都守着一个普鲁斯特笔下的厨娘弗 朗索瓦丝: "能办不能办, 弗朗索瓦丝自有一部严峻 专横、条目繁多、档次细密、不得通融的法典,其间 的区别一般人分辨不清,也就是琐细至极。"他们研 究我的名片,决定如何判决,就像弗朗索瓦丝"足足 端详了五分钟"马塞尔托她转交给妈妈的信,以便确 定"应按她那部'法典'中的哪一项'条款'来处



置"。我想起初战告捷的尚博尔城堡, 同行的一位教师也递上名片,但"卖蛋 母"却坚决地回答"侬"(不行)。问她为何差别对待,她一脸不屑,表示没必 要解释,也不接受上诉——是的,每个

售票员给出的都是终审判决!

听到"唯"总是高兴的, 听到"侬"总是不快 所以对我来说,世界上存在着两个法国。一个是 可爱的法国, 也就是门票给打折的法国, 领地包括但 不限于: 朗博耶宫殿、凡圣城堡(王室的亲切)、圣 米歇尔山、圣但尼大教堂(教会的亲切)、阿宰勒里 多城堡、希农城堡(贵族的亲切)、布尔日心雅克故 居(商人的亲切)、普鲁斯特博物馆、巴尔扎克博物 馆(文人的亲切)、地下墓穴(先民的亲切)……-是可恶的法国, 也就是门票不给打折的法国, 领地包 括但不限于: 凡尔赛宫殿、枫丹白露宫殿(王室的傲 慢)、荣军院(军人的傲慢)、沙特尔大教堂、布尔日 大教堂(教会的傲慢)、昂热城堡、舍农索城堡(贵 族的傲慢)、圣艾米利翁村(商人的傲慢)、司汤达博 物馆(文人的傲慢)……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法国驻华外交官员们看到了 拙文,由于事关法国形象,于是赶紧向国内有关部门 报告,要求对各景点的售票员紧急培训,重点是要求 他们统一口径, 也就是在看到我递上的名片时, 对我 的打折要求一律说"唯"。

如果我美梦成真,那么下次 我造访法国时,两个法国就 会统一成一个, 也就是可爱 的法国, 其意义应超过当年 两个德国的统一。

心中都是闻名的人物。

曹可凡是做电视访谈节目

现代媒体中的访谈节目,以

的。他在上海乃至全国的电视行

怀疑审视的态度提问受访者, 甚

至以使受访者出乖露丑作为节目 或主持人晋级成功的情况, 屡见

不鲜。人咬狗才是新闻。大

家都要吃饭,没有负面,怎

么显出我的高明呢? 不显出

我的高明,怎样卖报卖杂志

有好的高的收视率呢? 这种

可怪的倒是曹可凡。

部分, 见多不怪了。

规则早已成为今天社会态度的一

掬的上海人,永远让我想起上海

旧时代的大律师或者名牙医, 我

太太陈红说,曹可凡具有国宝大

熊猫的品相。我说不对,熊猫哪

有曹可凡那一头梳得一丝不乱的

头发呢? 既是做访谈, 栏目取个

这个永远衣冠楚楚, 笑容可



倾听》——明告诉你"我是来听您 说的,您别把我太当回事了",上 来就把你的戒备解除了。其实他是 饱学之人,每次采访所作的精心准 备,都在提问中一一流露出来,让 你惊讶。就像在北方吃面,一口下

去,就知道这面揉了多长时间。他 是和棋,却仍漂亮

陈凯歌

从不问唐突的问题,就像有手艺的 厨师决不会油还不热,就把菜扔进 去炒一样。他的每一问,都一定让 你觉得舒服,舒服了,你自然也就 甘心就范了。他不是不问尖锐的问 题,问的时候,你却能感受到他的 善意和关切。这就不仅让你乐干回 答,而且不知不觉用心回答了。一 用心回答,你就"千江之水,一泻 而出",或者干脆成了一派"乱花 什么名字不好,偏偏叫作《可凡 渐欲迷人眼"的佳境,这个节目怎

姚明加盟的休斯敦火箭队 数谝想象讨这类浪漫的景 正在一百多公里外的加尔 灯味斋吟草 陈铭华

新春口占

行吟乘兴上江楼,草木生春绿九州。 极目关山催骏马, 知时好雨涤千愁。

夜读偶成

青灯有味放翁诗, 夜读书香剪烛时。 文运千秋承一脉、新裁续作慰朋知。

今年元旦, 收看上海 维斯顿训练, 所以他压根 电视台播出的一个年度优 想不到会马上见到自己的 秀主持人颁奖大会。颁奖 主教练。然而, 当姚明与 嘉宾由获奖者自己指定, 科林前往休斯顿当地医院 是这次大会的创新之处, 做例行体检时,突然看到 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 当 台阶上站着一个秃脑门的 属新闻主持人臧熹。他在 小老头。"那不是主教练

请出昔日的当家主

播李培红后,讲出

了隐藏已久的心里

话——臧熹刚进上

海电视台时, 常常

母接到身边住上一段时

间。作为臧熹的部主任,

李培红看出了他的心思。

中秋节马上到了, 她在不

露声色的情况下,把臧熹

的父母接到上海,给了小

"第二年,我的父亲

伙子一个极大的惊喜。

就去世了,如果没

有培红姐, 我将永

远失去这样一个与

父母共度中秋的机

会,留下终生的遗

憾。"臧熹说,"后来,培

红姐到我家乡出差,还特

地绕道去探望我的老母亲

煽情的成分, 我的眼睛里

录下的另一则相同类型的

束国家队征战亚锦赛返回

休斯敦的第一天。当时,

却有些发潮。

故事。

臧熹的叙述没有一丝

我翻开了读书札记中

这是 2003 年姚明结

你拿什么感动我

赵荣发

讶不已时,那个小老头已 愿,从此一世跟你走,天 经走到姚明跟前:"旅途 辛苦了,我们正等着你加入呢!"

说完这句话,这个小 老头就踏上停在一旁的座 驾,返回加尔维斯顿训练 基地去了。又是一个半小

时的路程。这位火 箭队上赛季刚换任 的主帅开了三个小 时的车,就为了当 面向姚眀说出刚才

的两句话,而姚明说: "其实,他是知道我的电 话号码的。"

我们是否也知道呢? 不是姚明的电话号 码,是你的下属或者朋友 的,因为知道,就省却了 这番路途劳顿。

翠谷空幽,雾岚缥缈, 风轻云淡,花香鸟语,一对 情哥情妹隔山对唱:"水 中鸳鸯戏水追, 花丛蝴蝶 翩翩飞。情哥情妹一对对, 相亲相爱心相随……" 无

着,忽然不再满足于这样 的遥相对望, 他决计翻山 越岭走上半天路, 只为了 来到妹妹的跟前, 拉着她 的双手, 倾诉衷肠: "情 哥情妹一对对, 相亲相爱

如果有这样的

你是否也会难抑激 情:"水弯路转两 思念家乡, 更希望能把父 范·甘迪吗?"正当姚明惊 相伴, 哥哥你遂了妹妹 涯海角不松手!"

这是真情的魅力所 在这个世界上,不管 生活的模式会发生怎样的 变化, 世俗的观念会如何 地回旋跌宕, 在嘈嘈杂杂 之间,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总还保存着一块最为柔软 的情感的草地, 渴望着爱 的抚摸——不需要对方有 多么伟大, 也不希望爱如 潮水,只需要一声发自肺 腑的问候,一个小小的帮 助,就足以触动心灵。

你的柔情我永远都 懂,越是原始质朴,越是 刻骨铭心。

象。但是,情哥哥唱着唱

- transfer

雀图

相依偎……'

情哥出现在面前,

金石寿

家人开个玩笑,故意在饭前藏了起来,准备等大家找不 到他时再突然现身, 但吃饭时大家象平时一样谈笑自 若,似乎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缺席。表演艺术家有点 下不了台,好不容易捱到众人饭毕离席,才无趣地从藏 身处走出来,独自"收拾"桌上的残羹冷炙。这次经 历对他触动很大,此后他常常告诫自己:永远别太把 自己当回事,因为你的"光环"对他人并不重要。 我们这些常爱耍耍笔墨、写些小文章的人, 博了

点虚名,有时也会飘飘然失去自知之明。萧伯纳算得 上是英国的大文豪了,他应邀访问俄国时,曾在莫斯 科街头认识了一个小女孩, 并和她玩起了游戏。分手 时,萧伯纳不经意地对小女孩说:"回去告诉妈妈, 今天陪你一起玩的是英国戏剧家萧伯纳。"他以为他 的名声足以让小女孩惊讶和兴奋。谁知小女孩完全无 动于衷,反而学着他的口气说: "你也回去告诉妈 妈,今天同你玩游戏的是小朋友安妮。"这个回答让 萧伯纳十分意外, 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并没有什么特殊 "身份",作为一个知名作家,他与普通人的差别无非

是多写了几部戏剧而已。

萧伯纳尚且如此, 普通 人又有什么可在乎的? 在这 个过于现实的世界上,凡是 有着幸福的地方,那儿早已 有人守卫,而白天的繁华喧 嚣过后,余下的就是漫漫长 夜的寂寞和孤独,这是我们 不得不面临的选择。然而, 李嘉诚不是说过"我的最大 幸福,就是在没人注意的情 况下逛逛公园"吗?被人遗 忘,或许也是一种幸福。

徐庆华

川派恐怕要算古琴中历史最悠久的 个流派了, 然而要细究起来, 大约也 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毕竟川或蜀所代指 的地域范围, 远比虞山、广陵、九嶷要 大。隋唐琴人赵耶利曾有"蜀声燥急, 若急浪奔雷"的说法,倘若以整个蜀地 来论,只要是四川籍的琴人,弹法又 '燥急"的,多半都可以归入这个流派。 也有一说川派又名蜀山派, 不知与修仙 练剑的蜀山是否有关系。

四川籍的琴人却也真的不少, 最早 出名的便是司马相如, 当时虽未有立派 的说法,或者可看做其先驱。之后不得 不提的便是"大名垂宇宙"的诸 葛亮,他"空城计"的故事想必 大家都知晓。在小说《三国演》 次义》里,这一回叫做"马谡拒谏" 元 失街亭,武侯弹琴退仲达",其 实退敌靠的是"空城"之计,而 非"弹琴"之功,而且小说中只 写了孔明"披鹤氅, 戴纶巾"的 弹琴样貌,不过是虚张声势罢 了。到了电视剧里,"弹琴退敌" 的作用就夸大了许多,司马懿不 仅饶有兴致地细品其琴声来,还 能说出诸葛亮是志在"沙场" 还是志在"山涧",甚至下令退 兵也是因为惊闻他"知音"的弦断。

在虞山派兴起之前,大概琴坛上

秀实实际上也可算作广义 的川派琴人。

结社立派的风气大概 要到明代由虞山派首创, 之后湘、蜀名家才纷纷



"派拟虞山"。明确打出"川派"旗号的 是清末民初的张合修,据说原本在青城 山上做道士, 而后悬牌授琴, 弟子众 多。张合修的代表作是《流水》,这支 曲子号称是春秋时俞伯牙弹给钟子期听 的,但最早见于明代朱权的《神奇秘 谱》。据今人所编琴史资料的分析, 《流水》的前身是唐诗中所记录的《三

峡流泉》,至少可以上溯到魏晋。 倘若果真如此,那《流水》与蜀 地的关系可谓深厚。此曲原本传 谱众多, 张合修在古谱的基础上 进行创新,最大的特色是加入了 七十二个滚拂,将水势渲染得惟 妙惟肖, 使得不懂琴的现代人也 能听出"志在流水"的意趣来。 因为张合修所编的琴谱名为《天 闻阁琴谱》,因而这一版的流水

又被称为《天闻阁流水》或是 《大流水》《七十二滚拂流水》。 此《流水》堪称川派的"镇

派之宝",并成为近现代最流行 的古琴曲目之一。裴铁侠《沙堰琴编》 中称,"《天闻阁流水》艳称海内,琴家 每以不得其传为恨,或有云其先人曾亲 受学孔山(张合修)者,自藏钞本宝而 秘之。"且"蜀声"本就"燥急",正利 于表现水流奔腾而下、一泻千里的气 势,故听《流水》不可不听川派《流 水》,而直到如今,最流行的《流水》 版本也是张合修的传谱。

江湖名号: 川派 (蜀派) 祖师:张合修(孔山)

琴风: 燥急

名曲:《流水》《醉渔唱晚》《普庵 咒》《孔子读易》等

名家: 吴浸阳、顾玉成、喻绍泽、 **裴铁侠、顾梅羹等**

> 秘籍:《天闻阁琴谱》 下一回: 南雁北飞九嶷派

流琴 长幹 湖之三 \prod

理论上而言, 在城外能听到城楼上琴声 的可能性并不大,倘若真能弹琴退敌, 那川派的琴技足可以独步武林了。

直是由川派占下半壁江山的。而且蜀地 的斫琴名匠辈出, 先是有隋代的蜀王杨 秀"造琴千面,散在人间",被称为 '蜀王琴"。到了唐代,四川雷氏家族又 成为斫琴史上无法跨越的巅峰。"雷氏" 出品,必属精品,后人称雷琴"按若指 下无弦,吟振之则有余韵",被奉为稀 世之珍, 更使得四川成为琴家聚集的宝 地(这也让我怀疑川派琴人是最早的 '器材派")。金元时期的耶律楚材虽非 蜀人,也未称自己是川派,但他最为欣 赏和极力主张的就是"如蜀声之峻急, 快人耳目"的苗秀实弹法,是故他与苗

么会不好看,不好听呢?一旦主客

话, 当然对观众就带来了益处。 听下棋的朋友说,不会下和棋 的人, 终究是赢不了的。曹可凡的 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是访谈中下和棋 的人。他以平等心善待对方,又因

双方以心相见,心是真心,话是真

善意而得到对方的信任, 所以 他的棋是和棋却仍然漂亮。

究竟他是因为有了胖胖圆 圆的脸, 诚心诚意的笑和上好 的人缘而后形成了他的访谈风 还是因为风格的需要而成就了 胖胖圆圆的脸, 诚心诚意的笑? 不 得而知,可以知道的是,他接通了 老上海白相人"刀切豆腐两面光" 的传统, 又乘着如过隙白驹的时代 潮流,顶着"可凡"的名字,在谦 恭的"倾听"中,找到了属于自己

的成功之路。 倾听的背后

人生各有自 己AB面,请看 明日本栏。